

〈阿巴斯之死〉<sup>1</sup>

五點十分，我偷渡阿巴斯出院  
陪他看最後一次夕陽

看他熬紅了眼眶  
我撿起枯葉一片，又一片  
而他接過去對折又對折  
直到和露珠一樣小  
剛好容納他剔透的哀傷

巴黎醫院，他睡睡醒醒  
過於喧囂的紅黑色淤積了視野他赫然發覺  
世界彷彿靜音，相比於  
他體內的壞天氣

滲透了一整間病房  
灰葡萄般的色調  
乾縮了故事感與張力。他想  
門鎖孔眼的鏡頭裡  
畫面正死亡

五點零三分，我轉動門把  
沒鎖。如擰開一顆鈕扣輕易

他正連連咳嗽，以母語  
以那寂靜如生，轟鳴如死  
三音節的連音——「تشنه」  
交錯著風聲、火聲  
和動物的哀鳴，我聽見

一隻隻麻雀墜落旱土的鼓點  
少年少女泣不成聲的歡謔  
水龍頭轉開了火車隧道  
和他喉嚨井底的低頻

---

<sup>1</sup> 伊朗導演阿巴斯·基阿魯斯塔米(1940年6月22日－2016年7月4日)，著有詩集《一隻狼在放哨》與電影《櫻桃的滋味》等。

一個異鄉人，一雙鞋擱在腳邊  
綠蟬聲和灰鐘聲將他圍困  
癱躺於床，他輕輕眨眼  
向自己的靈魂謝幕

最終運回了伊朗，葬禮上  
靈柩停擺講台，那些人  
像兜售真理的政治家  
以悔恨討論死亡  
虛心瞥視靈柩，而不知道  
阿巴斯不在裡頭

我們趕上了夕陽

坐上沙丘  
一老一小的兩隻狐狸  
端坐且眼看——夕陽呀  
這瞬間的長鏡頭  
永恆的蒙太奇  
當我問他：如何捕捉這稍縱即逝的美麗？

「當你同情萬物  
就再也不需要。」  
阿巴斯說，並抓給我  
一把沙子

任自己  
流過我的指隙